

中國文學精華

史記精華

第三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7117B

178800



史記精華 卷三

孟子荀卿列傳

孟子 淳于髡 荀卿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此句作骨，生下許多議論。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傳與伯夷傳，書法略相似。

此敘孟子而以騶衍形之，則孔孟之不合於時，其道可知。又舉孔子，豈有意阿世苟合，則騶子之見尊禮，其道又可知。其曰倘有牛鼎句，則語不露而意雋，永最文字之妙者。三段疊用先字，推字，文法錯綜變化。

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尙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一句提盡，下復詳之。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禳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

濫耳，言濫漫於耳，即所謂怪迂不經也。

此段敘衍見尊禮與孔孟窮尼

不同，然孔孟實不爲此也，故又

引伯夷等事見孔子雖困厄，不

肯阿世苟容以取尊禮也，又引

尹奚之事爲衍解釋，言其迂怪

之術，實欲先合而引之於大道

也。至末方重孟子

陋諸子，此最抑揚開合之妙。

太史公傳申韓於老莊之後者，

所以譏老莊而傳淳于髡諸子

術皆此類也。一句收。然要其歸，又掉。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

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

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檄席，如燕，昭

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

篇名。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開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

乎哉？

故合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

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是刺答滕文公語。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

俗苟合而已哉？應前所如不合。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一或曰：「伊尹

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

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又開。儻亦有牛鼎之意乎？」一自騶衍與齊之稷

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了三騶子案。之徒，提出六人名，作過接

於孟荀之閒者，所以長孟荀也。

脈絡，各著書言治亂之事，又合。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陳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

而承意觀色爲務。一篇桂子。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

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

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

「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正承意觀色處。吾是

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

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應志在驅逐。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

人有獻謳者，應志在音聲。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

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

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爽也文。

荀亦能守道不變者，故太史公進之與孟子等。

抽出墨翟，更換文法，而以一蓋字起句，用二或曰字敘之，何等瀟灑。

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穀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尙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禳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於吁子，總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一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見當列在傳後。

孟嘗君列傳 全

此傳錯用國策語至其摹寫孟嘗君養士而得養士之報則太史公手筆也。因記嬰與忌同將故并記忌事。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爲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盟而去。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是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潛王卽位。卽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一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

此傳以待賓客
爲綱領，故篇中
客字凡四十見。

「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閒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伏後遺所不知。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之游俠兆此。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尙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應前不能知。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諡爲靖郭君。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

贊中謂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指此。

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以上數句孟

嘗君總案。

孟嘗君待客坐語，

以下逐節詳之。

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

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

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

比之，應一與文等。客慙自剗，士以此多歸孟嘗君。

以下又總。

孟嘗君客無所擇，

根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己。一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

陽君爲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

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

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

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

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一齊潛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

昭王卽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枝曰：「臣能得狐白裘。」養客之效。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卽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卽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雞鳴，枝而雞盡鳴，養客之效。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

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爲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爲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爲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爲西周謂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疆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爲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疆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爲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疆，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

魏子馮驩，豈一事而傳聞異耶？

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結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潛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潛王，潛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養客之效。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潛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潛王許之。

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人姓名。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

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天下之疆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疆，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一後齊潛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潛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於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諡爲孟嘗君。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暗應五月之子之說。

前提是爲孟嘗君，此結證爲孟嘗君首尾喚應，以下食客之事，與前所敘不相

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追敘。躡屣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

屬，故別爲疏之於後。
敘驩事，大變國策，又自佚宕。

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草名。緜，把劍之處。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孟嘗君不悅。居期年，馮驩無所言。冷語。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技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貸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

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令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而民尙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卽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卽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卽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

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

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爲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鞞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鞞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蹠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爲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

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疊語前。「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鞬，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鞬，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爲雄而齊爲雌，雌則臨淄卽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

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

馮驩一說，使孟嘗君益封復相，與蘇代及甘茂之事同。
傳末復申此一
段，見孟嘗君所
故。以遇客如故之

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日，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此贊其好客美
刺俱顯。

太史公斷之曰
自喜蓋以斥其
非公好云。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平原君虞卿列傳 全

喜賓客三字，是一篇綱領。後凡四節，皆是喜賓客實跡，故篇中客凡八見。

獨舉斬美人一節，此割要領法。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

一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癱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卽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

稍稍來，與上稍
稍去相顧。

太史公摹寫好
士於孟嘗則曰
最下坐者於平
原則曰無以滿
二十人，雖不顯
言而褒貶寓矣。
疊用五先生字，
與檀弓沐浴珮
玉句法同。

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一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發平原心事。

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

每段首尾二句
相喚應，如客何
爲者也之類凡
五見，亦奇甚矣。

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

其英姿雄風，千載而下，猶可想見。

又疊用三毛先生字。

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反應前先生不能。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

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

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土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

至字與上至字
相呼應。

虞卿之請，帝王
懸賞之舉，公孫
龍之諫，明哲讓
功之誼。

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

此傳全襲國語，而前後布置少異。虞卿可見者，只合從趙齊以撥秦一事，然從橫之談，妙盡於此。此段論不當媾秦。

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一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爲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

此段論鄭朱媾
秦不成。

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爲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

秦旣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尙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

曰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曰王又以告虞卿，曰王

告機，此是篇中過脈。

此篇亦二段，首尾相喚應。

此段因趙郝以辯媾秦之不可。

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尙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又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

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

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母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

此段因樓緩以
辯構秦之不可。

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奢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

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

居頃之，而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

「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

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

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

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

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

王曰：「善。」乃合魏爲從。一虞卿旣以魏齊之故，詳范滂傳。不重萬戶侯

在濁世爲佳公子，清世則否矣。
襄貶在言外。

非窮愁不能著書，太史公亦因以自見云。

此傳不襲國策，是太史公得意文。

卿相之印，與魏齊閒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探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揚然未睹大體，抑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一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揚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抑然掉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信陵君列傳 全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一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

公子爲人一段，一篇綱領，而賢多客三字，又此段之綱領，故傳內賢字凡三見，客字凡二十四見。

敘侯生事彙舉如貫珠。

敘公子禮侯生，及奪晉鄙兵救趙事，極有筆力。

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一 未了。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一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救趙之端。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一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

按前欲以觀公子微察公子兩段形容皆爲侯生因謂公子一段張本。

與張釋之傳王生語同。

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俛倪，不正視也。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結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閒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伏後案。公子怪之。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接又進兵圍邯鄲。公子

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

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

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

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

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且

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

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

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

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

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揚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

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

平原讓信陵以
急人之困一語
相抑揚，與魯仲
連讓平原語同。

魏其欲救滿將
軍語意倣此。

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尙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閒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音也。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

嗑嗑，即項羽暗啞叱咤之狀。

國語敘越王伐吳所以遣恤軍士者亦此意。太史公詳處在信陵君所以得士略處在秦軍所以卻。

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嗑嗑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應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一句截住有力。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欄矢，謂盛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

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刎。了

前語。

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

一 數句收上起下。

趙孝成王德公子

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矯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矯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罪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一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

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

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

兩人正論，非侯
生宋亥詐力比。

信陵君諫書，載
在魏世家。

以魏亡系信陵
君傳，見信陵係
國之存亡。

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與不敢加兵相應。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

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一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贊中言天下諸公子，蓋獨有取於信陵也。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春申君列傳 全

此傳前敘春申君以智能安楚而就封於吳，後敘春申君以奸謀盜楚而身死棘門爲天下笑。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爲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

模寫情事，春申君始兩截人。太史公謂平原君利令智昏，余於春申君亦云。揣摩春申君所以上書之故。

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追前事發案。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黃歇見楚懷王之爲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指秦楚。而鴛犬受其弊，指韓魏。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或作安。至則危，累棋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掾，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三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

雖爲楚說秦，亦是確論。

沒利者，爲利所沒溺，易患者，易視後日之患不預防也。
引二國以過信得敗，正見魏不可信。

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盡也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繼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趨趨毚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

慨切激蕩，詞旨
悲惋，不容聽者
不入也。

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亡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腹絕腸，折頸摺頤，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銓、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

此書議論反覆，其要歸只在莫若善楚一句，文字何等緊嚴。

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疆，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計，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謂四國不得相救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

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

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

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一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爲相，封爲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

四年、五年、八年、
即前十五歲內
事。

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爲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爲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一一句關鎖有力。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

四年，伏篇末起案。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爲相，封爲文信侯，取東周。一春申

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而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疎。一客有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爲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且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鬪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

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媵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卽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閒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卽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費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

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旣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

伏朱英起案。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母望之福，又有母望之禍。今君處母望之世，事母望之主，安可以無母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且暮且卒，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母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母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母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

傳後復入不韋事，以與春申事偶相合，故伏之於前，而此復及之耳，文之妙正在此處。

此傳議論詞說，悉本國策，而敘事實串，則太史公筆也。此傳閎深奧衍，壯麗奇博，如人觀帝臺，天闕層宮，屬觀規模宏遠，恍然失矣。

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書法。是為楚幽王。結案。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為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旋音卷。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范雎蔡澤列傳 全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伏後雎數賈三罪案。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

穰侯禍胎在此，
范雎乘從閉亦
從此。

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卽卷以簀，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爲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

雕料穰侯，若燭肝腸。

將敘范雎上書，先提時事與用事之人一段，下文方有頭緒。

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節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暗含後來傾穰侯等案。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

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承上起下。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

於秦，秦東破齊潛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二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

伏後廢四貴案。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伏

後寶器珍怪，多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

雖從國策來，每
易一句一字自
佳。

割榮意已指穰
侯而不可明言
故微及之。
情竭辭急，不
是不足感人。

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楛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縣藜，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

亡其轉語，猶言無乃也。

秦王國事之非，在尊太后穰侯，范雎說秦之路，在廢太后穰侯，故未見秦王而先設此計以感之，預爲進言地耳。

此處欲言不言最妙，然非善形容不能見其次序。

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閒，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

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且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閒，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

臣非有畏句，爲下文患憂恥之綱，下文患憂恥三句，即非有畏之意，又爲下二段之綱。

此段申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也。

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尙，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尙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暗伏太后權倖。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此感動處。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應上死字。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應上患字。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應上亡字。至於陵水，無以餽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篴，乞食於吳市，卒興

此段申言亡不足以爲臣憂也。

此段申言爲厲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也。

六用先生字，五用寡人字。

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應上憂字。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應上爲厲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應上恥字。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此感動處。足下上畏太后之嚴，至此纔說出。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應上爲厲爲狂。死亡之患，應上死亡。臣不敢畏也。應上非有畏。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
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愚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
范雎拜，秦王亦拜。

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淺言之。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與左右無人相應。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潛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

秦之伯業，定於遠交近攻之一言。

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一篇主意。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秦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邱，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

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皋之道不通，北守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閒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國策作單。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

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典齊權也。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邱，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至此纔危言。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爲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應前。秦封范雎以應，號爲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

以前寫范雎之入秦而撓四貴之權，以後寫雎之報復魏齊本末。

只范雎詐變姓名爲張祿一句，描寫千情萬態，亦略處反詳之調。

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閒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者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

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續，古通用。賈之罪，尙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邱墓之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邱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爲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

應前。

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

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伏後案。

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恨不及用也。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暗伏後。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暗伏後。昭王以爲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

專寫睢之辱于魏齊顯于秦，因以報復于魏，故於恩怨處，儘力顯娜。

必報。范睢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睢必報其讎，乃詳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尙，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閒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

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閒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

結

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閒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爲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客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

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應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爲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應侯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與下文爲一篇，血脈貫通。

蔡澤傳，不詳他事，業只了當范

睢事。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洽案。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魑顏，蹙鬪，膝攣，

刺齒當作齧，謂食肥肉也。

范雎以亡囚而欲開骨肉，蔡澤以羈旅欲代相行而無媒，犯天下之所至難，其勢非危言則不能以聳動，故澤之宣言困雎者，卽雎之繆言無王也。皆危而激之之辭。

四時二句，一篇主意，先提在此。

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二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暗接上。

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

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 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爲霸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

雖欲雖退位，而
實稱其賢，故詞
可入，然說亦正。

只將一死字難
倒范雎，終篇竟
以死恐之。

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于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僂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閱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

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

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

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

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王親忠臣，不過秦孝

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

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

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

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結上。不若孝公

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

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

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應四時之序

二句。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

陡然直指，若利
刃銛鋒，得疑卽
入，安得不迎刃
而解。

蔡澤見得范雎是箇快意恩仇人，故以此說之。

此言國君履盛滿而不以卑退自居者，猶未免於畔且亡，以引起下文相人國者之不可以成功久處也。此後雖分三段，總是一意。

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說出離心事。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鷁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邱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一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

前言商君吳起
大夫種此特增
一白起不惟激
以事而且勤其
心尤切也。

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一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一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滅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揚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勵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一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一此四子者，

歷敘四子，以不善居功以致奇禍，而陶朱公獨以見幾令終，一去一不去，得失判然。反覆劇論，要不外成功者退一語。

功成不去，禍至於身，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一結一段。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一結二段。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一結三段。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

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寫范雎
恩怨處，煙波千
里，寫蔡澤一言
而奪相處，轉丸
掌上。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揚固彊弱之勢異。

也。然士亦有偶合，抑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掉惡能激乎？

樂毅列傳

樂毅始末

讀樂毅傳令人頓生肘翼，爲之憤咽而流涕云。

詳敘樂毅入燕始末，總爲惠王讀樂毅樂毅遺惠王兩書張本。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爲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爲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爲臣。燕昭王以爲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潛王彊，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

先以齊之強提出立案，正以見毅之功大。

毅之伐齊，約趙連楚魏，囑秦合諸侯如許事而約之以兩三言，於此纔見筆力。

兩下獨字，見其功大而專。

里，與秦昭王爭重爲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潛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潛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於臨菑，齊、潛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 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 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卽位，

數句內寫悔怨
恐三意惠王之
心事具見

惠王讓毅之書，
委曲懇至，足以
飾前非而動衆
志。
兩書一一應前。

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閒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閒，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於臨菑。

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休且計事。將

書詞明白，洞見肺腑。

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二句，一篇大旨，中間多是說此二句意。

以上自敘，所以事先王之由。

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應論行而結交句。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應察能而授官句。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頂上令字。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

毅不歸功於己，而託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最是宛曲處。

以上敘先王所以畜臣之由，竊不自知兩段，首尾喚應，以自白事先王之心。

以上言已佐燕之有餘澤。

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應上受命不辭。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蘄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接上成功之君。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接上立名之士。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跡至郢；夫

差弗是也，賜之鷓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暗指惠王。故

沈子胥而不悔。暗指己。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

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跡，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

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即所謂乘燕之敵者。義之所不敢出也。

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

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

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爲昌國君，而樂毅往

來復通燕，燕趙以爲客卿，樂毅卒於趙。

廉頗藺相如列傳

全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

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

太史公作頗相如傳，而附之奢收趙之興亡者焉。一時烈丈夫

以上自白所以去燕之出與不敢背燕之意。此明己不輔趙以攻燕，以解惠王之疑。末結已所以通書之意，以應篇首。

英風偉概，令人千載起興。而史筆之妙，開合變化，又足以曲盡形容，奇哉。

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暗伏案。趙惠文王時，得楚

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

軍廉頗插入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卽患秦

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

如可使。」專敘相如。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

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

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

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

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

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

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

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

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大謀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重璧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疆，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尙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疆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

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按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閒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

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一結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

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渰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合敘「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

描寫精神。

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渰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敘相如「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

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旣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合敘。「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尙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

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借前事。辱其羣臣，相如雖驚，獨

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

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

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

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一篇領袖。是歲，廉頗東攻

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邑名。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

陵，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

軍闕與下。結前起後。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突起。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

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

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

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

此傳只敘相如
完璧擊甌二事
而廉頗獨以戰
功稱最，卻於始
末處略敘數句，
見之極得錯綜
輕重之法。
此傳前敘趙奢
事後敘括之死
於秦而以頗之
奔魏接之，總見
趙將亡之兆云。

上下平則國疆，國疆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一秦伐韓，

上趙奢破秦軍。

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

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閒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閒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二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旣已遣秦閒，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

奢不用前令，故云奢後令。

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邯鄲當作欲戰。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

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

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

伏案冷語。

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

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閒，秦之閒言曰：「秦之所惡，

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

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

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

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

三人同功一體。

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卽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卽有不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一 暗伏後案。趙括旣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一 應

以下廉頗本末，當入廉頗傳，而顧入此者，以趙將自趙奢而下，次復廉頗，頗廢用，括括死復用，頗頗免復樂乘，乘與頗走，復任李牧，故索連著於此耳。
市道交，即馮驩所謂趨市者也。

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鄆，又入頗。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一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一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插入牧。拔武遂方城。一廉頗居梁久之，接上。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

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於壽春。洽語收。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

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閒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一一反收。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應前不亡，及他將多失亡。

守如處女，詎如脫兔。
殺戰處便見兵陣形勢。

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

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褁，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旣亡入魏，插入。趙使李牧攻燕，接上奢傳，趙以牧攻

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一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尙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閒，與奢傳文異。言李牧司馬尙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尙。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

此傳敘趙之存亡，係相如頗牧之去留死生，故言李牧誅及三遷虜以終之。

此勇字直應傳

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田單列傳 全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潛王時，單爲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潛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伏案。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轉折車敗，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應東保卽墨。燕旣盡降齊城，唯獨莒卽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旣殺潛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卽墨，卽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應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卽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

傳內次宣言者，
三縱反閒者，
見單將略，全是
以奇勝人。

單起自卒伍，故
爲計以自神，與
陳涉吳廣意同。

田單聞之，乃縱反閒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無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閒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共欲出戰，怒自十倍。怒之使鬪。田單知

果使妾編於行伍間，與李同敬平原君意同。

火牛計固奇，然以齊人之怒，燕師之懈，故以此取勝耳。太史公寫得節次委曲如畫。

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強示之弱。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一作鎰。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墨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懈然後擊之。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亂而取之。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處女脫兔，出孫子九地，篇與太史公所謂先見弱於敵而後戰同意。

仲連事皆可稱，而不肯帝秦一節尤偉。

以上並案。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

魯仲連鄒陽列傳 全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畫策，一篇領袖。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一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閒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潛王爭彊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潛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應前游於趙句。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

此等重沓文法，
勢如風行於上，
而水波自生，天
下之至文也。

仲連引言留趙
不去者，非爲一
身。

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
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
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
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
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
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
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
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旣已泄之
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
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
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
頌而死者，皆非也。」焦飭行非世，抱水而死，世謂其不能自從容。衆人不知，
謂其無以自養，不知其非

仲連不肯帝秦，是戰國一大節目。

使梁助者，反言以發其端也。連用六助字。

仲連反覆言帝秦之害，有功於當時，而雄俊明辨，可爲論事之助。

世。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斲。』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罵語。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

比之於僕，所以甚辱而激之，衍既甘處爲僕，則義分不能激矣，故以生死而駭激之。此文亦有輕世肆志之意。

易爲句其力千鈞。

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激之。新垣衍曰：「然。」魯仲

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又激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嘻！亦

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

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

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

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

一 見能烹醢梁王。齊潛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

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

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衽抱

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

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潛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

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

微昂慷慨，雖懦
夫吐氣矣。

請責以大義不
動至此，利害切
身，遂起拜謝矣。

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一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暗指衍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暗危衍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到此纔破衍之心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一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

以上不肯帝秦，
以下諭燕將令
下。

此書文勢縱橫，
辭法嚴密，當是
戰國時第一等
文章。

言齊雖棄南陽，
尙必攻聊城，今

紛亂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一旦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即聊城地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明齊之必攻聊城。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

楚魏既退，則齊可專心而攻，聊城必不能支矣。其文參錯意深。

以全齊見敗，以一城嬰守，所以見其能。

歸燕之說，特喚起東游於齊意耳，恐其未知所處，再把篡怙辱三字，反前忠勇智三字，而引管仲曹沫因敗為功之事以諷之。

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敵，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一旦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指他燕之將失。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僂笑，國敵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一今公又以敝聊之民，推聊城之守之得。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一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說之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一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開

之降齊。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一旦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鈎，篡也；遺公子糾

此書雖以智勇
忠三平起，實重
智者不倍時一
句，故亦即以時
不再至句中，之
至篇末，復揭出
智字以應之。

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一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一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憎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一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

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結案。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此書千翻百轉，

愈出愈高，書所未有之者，或嫌

其用字太多，蓋情事窘迫，故反

覆引喻，不能自已耳。

忠無不報，信不見疑，二句意實

相連，是一篇柱子，豈足道哉！以

上段發明此意，每一援引，一

結束，即以是字故字接下，斷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猶開則也。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羣寫陽意。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一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李斯竭忠，胡亥極

而不斷，一筆呵成。

篇首三段，三用願大王執察句，迫切之情可想，又翻出一知字，亦只是信字意。

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辟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執察卞和李斯之意，結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一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執察，少加憐焉。一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結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一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爲燕尾生。守信如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隄。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一結故女無美惡，承上起下。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鬻腳於宋，宰相中山；范雎摺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

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結是以申徒狄自沈於

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

里奚乞食於路，即上樊於期以下意。繆公委之以政，寧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

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結感於

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一 即上行合於志，豈移於浮辭意。

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

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結何則？衆口

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

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結公聽並觀，應上偏聽獨任。垂

名當世。一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

不收，朱象管蔡是矣。總結。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即前蔡下和二句意。後宋

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爲也。一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

以上文法凡七變至此方收拾前而意然不能盡舉特舉由余子臧以見例古人文字不拘於此是以過下文

若不屬，而意實相承。

連用今人主者，三亦即上三用，願大王意。

臣聞以下，言莫爲先容。

此段先以隋珠夜璧，枯木朽株設譬，然後入事，意思既新，文又頓伏。

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一結夫晉文公親其讎，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一結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蹠之客可使刺由。許由。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總結然則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豈足道哉？一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

上面長喻廣說，
至此方正言之。

臣聞以下，言終
不肯改志，求合
以結之。

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一結

上二意二應前。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尙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攀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

一結今人主沈於詔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阜，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一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污義；砥礪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里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污行，以事詔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

二人咸抑後揚
之轉在二然字

此傳本淮南王
詞以議論入敘
事，中與伯夷傳
略同，蓋傳之變
體也。

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爲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抑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揚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抑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揚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屈原列傳 屈原論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音閑。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

太史公作屈原傳，其文便似離騷，其論離騷一節，婉轉悽愴，真得騷之趣者也。

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以上推離騷本旨。

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客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

詳張儀始終事，
爲屈原諫楚張
本。

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省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一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

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

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

以下推屈平本意。

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

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

焉，忽又轉到離騷上。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

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

老子異俗篇：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閔閔。汝汝即閔閔也。
大史公連用屈平既細，屈平既疏，屈平既嫉之。三句，蓋反覆狀其不遇，爲投汨羅死地耳。

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接上屈平既嫉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一屈原至於江濱，即漁父篇中語。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醑？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云云，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一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

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一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一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刺客列傳 全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於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音比，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彊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卽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

非投匕首數句，
則沫直一鷹勇
人耳。

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復提。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過販。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

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

而員言伐楚，欲自爲報私讎也，非能爲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

光之欲殺吳王僚，冷語。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謂伐楚。

乃進專諸於公子光。一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

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

致國於季子札。只三句包盡多少。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

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曰：

光之父以下，卻逆敘光有內志之由，變化顛倒，不拘常法。

「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指季子。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酒既酣，公子光詳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

描寫專諸離下手處

無所知名，便是以衆人遇我，甚尊寵之，卽所謂國士遇也，皆爲下文讓言張本。

借友人摹寫讓之苦心處。

爲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結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伏後案。去而事智伯，

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音賴。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爲泣。

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何必殘身苦行，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應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應無所知名。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應甚尊寵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旣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名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

非豫讓無此光景，非太史公無此描寫。

此段全用國策。

此傳以母姊二字作骨，始辭仲子者以老母在也，繼從仲子者以老母亡也，終皮面決眼者慮

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服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

伏後。

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根以屠為事。

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

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

國策作觴。

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

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

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

音脆。

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

禍及姊也，未歸重仲子，知人極得要領，非太史公筆力政之心事，孰能表暴至此？

二固字相應。

敘此一段，乃見弄政心事。二然字轉語。

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大人蠹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甚多，居處兵

太史公傳刺客，不得不鋪張之，而於年表則書盜殺韓相俠累，獨得春秋法。

爾莫知處，思致極工。

此段緩急起伏，宛然當時氣象。

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

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自滅家跡。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姓名，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應市行者諸衆人皆曰：

「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
「一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閒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旣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應今乃以妾尙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音蹤。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雄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借人言作結，並贊三人。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一轉有餘味。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
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一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

鄉使而下四句，一氣不可斷，謂政知其姊必如此，未必以身許仲子也。
前云仲子知吾弟，此云仲子可謂知人，太史公兩借人言以贊仲子。
此傳敘燕多慷慨之士，因荆卿

而波及田光樊
於期高漸離輩
其時意氣所激
而成風歟？

此下以行文而
敘事。

太史公摹寫荆
軻怯處與蘭相
如韓信真同。
無故之樂，無故
之悲，無限深情，
令人斷腸。

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伏

後案。

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

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

駕而去榆次矣。怯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一荆

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伏後案。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

逃去，又怯。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

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

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

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

田光先生亦善待之，根知其非庸人也。

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綱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目

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

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閒，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救也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

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鷙鷲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撤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

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僕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與前田光坐定遙應。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

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誘也。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

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

曰：「秦兵日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呂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呂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伏後案。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搃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樊於期偏袒揜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

敘匕首纏繞，亦
惜荆卿之虛發
也。

何等摹寫，何等
風神。

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爲接。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指舞陽。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愴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點綴。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搃之。應。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鞘也。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

四急字，三卒字，
摹寫一時倉卒
之變殆盡。

兵，又添此一影有洗發。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

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寫不盡之情。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

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

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

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

知事不就，提醒人處。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

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應前誠得刺秦王。於是左右既前殺軻，不見舞陽下落。

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

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

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

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

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

兩笑字，狀其從容慷慨之意。

末附高漸離一著以爲曲終之奏。

三涕泣處，血脈相聯。

以句踐之言結傳末，見軻之劍術未結。

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大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一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

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應前。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大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李斯列傳全

此傳敘斯佐秦功，僅十之一二，而敘高、秦特十之七八，見得爲亂者高，而所以成此亂者，斯爲之也。此是太史公極用意文，極得大體處。時字一籟血脈。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

言小人失其幾
事之會成大功
者則不然

斯之本謀，故擊
而提之於此。

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一至於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胥吏。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尙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即前得時無怠意。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

此書論物不出於秦而秦用之，獨人材不出於秦而秦不用，反覆議論組織，飽漢而意獨至千年以來所絕少者。

不引他國事，只以秦之先爲言，切實動聽。

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

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漑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

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閒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

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

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

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文

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

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

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

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

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

語意已盡，復總括上文，而覆說之文字開闔處，此下意有三段，而文法三變。

三段一意，反復而語不相治，益見精神。

二何也相應，詞語激切，一言有萬鈞之勢。

觀之，客何負於秦哉？一句斬截。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

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

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舉

重明輕。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與上五子者不產於秦相應。而陛下說之，何也？一必

秦國之所生然後可，上是順說，此又倒說。則是第二段轉。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

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騏，不實外廄，江南金

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一所以第二段轉。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

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

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一專指女色又倒說。夫

第三段。擊甕叩鈺，彈箏搏髀，而歌呼嗚鳴，快耳目者，實秦之聲也，鄭衛桑

閒，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

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方正說。不問可否，

斯之佐秦功業，
總括於此。

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雙結。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一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

謬細二字，指摘
李斯心病處。

始皇二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繆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書二。
「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竝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辯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卽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

斯皆有力句，與前聽其計，卒用其計謀，禍應。

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總前。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尙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歎二。「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結師荀卿一節。『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伏後案。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與觀風臨刑二段，暗相首尾。

始皇二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竝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伏後編制案。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

眞字下得感切。

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爲上在外崩，無眞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轆轤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轆轤車中可諸奏事。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卽立爲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從李斯議罷分封來。爲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讓，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弑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衛君弑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

此時字亦暗與
篇首時字相應。

連用五孰與字，
文法古樸。

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閒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

勇，信人而奮士，卽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

位，身死爲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卽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歎三。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旣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

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卽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尙安復請？」卽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卽以屬吏繫於陽周。使者還報，胡亥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

載趙高言於斯
傳中見同惡相
濟也。

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閒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旣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

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斃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廢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鄜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悅，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

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卻。

李斯數欲請閒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與

本紀中詞不同。

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甌，啜土鏹，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涇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

督責之術，莫過於申韓，篇中牽引申韓爲證，皆以故字轉之。

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已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諂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書
三。「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

罰之加焉必也
六字，而三助語
文益矯健。
文字變化妙不
可言。

妙在轉解。

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謂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壑之勢

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諡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

『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

督責二字，凡十二用，而兩以二世語結之，太史公變調也可與逐客書並觀。

太史公十分詳
趙高奸惡，總來
幕寫李斯本末。

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秦之亡惟此數語。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

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閒。」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侯上閒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陋也我哉？」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

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穀抵優俳之觀，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書四。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期年遂劫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卽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

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
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
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每句反上。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
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卽欲爲田常所爲。」於
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
囹圄中，仰天而歎。歎四。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昔者桀
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
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
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
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
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
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

并載此書，見與
前所對書阿二
世者大相反。

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
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尙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
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
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
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
獄中上書曰：書五。「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
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
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
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
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
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尅畫，平斗斛度量，
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

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一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

詳秦事者，所以
罪斯之亡秦也。

至於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與本紀不合。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弟蓋孫之誤也。授之璽。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斯之結局。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閹閹，歷諸侯，入事秦，確論。因以瑕釁，以輔始皇，

卒成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尊用矣。揚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抑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蒙恬列傳

論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灑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瘡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張耳陳餘列傳

全

此篇以張耳陳餘之交為精神眼目，故敘其始為刎頸交，其後瑕豐相殺處更工。

致千里客句，一篇綱領，後來許多客字皆根此。

兩人相與為刎頸交，是一篇柱子，傳內連用兩人字根此。金有多寡，此後成敗之別也，太史公如此下字，皆非漫語。

此已識兩人成敗。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母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傭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結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為後從漢張本。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

此首事第一妙策，惜涉不用耳。

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涉起，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爲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身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伏後怨不用其策。遂立爲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傑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

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邵騷爲護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伏後怨不以爲將。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

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傑曰：「秦爲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域，漢書城作役是。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

百姓罷敝，頭會箕歛，

人頭數出穀，以箕歛之。

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

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爲怒，人自爲鬪，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

通之兩說：一曰：故弔，此臣所以弔。一曰：傳檄而千里定，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俱首尾相映。

通說范陽令開其所畏說武信君中其所欲。

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音載。以物插地。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入肘腋。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

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

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地名。卻又聞諸將爲陳王

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應前。不以爲將，而以爲校尉。

應前。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

人下趙數十城，獨介特也。居河北，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怨

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閒不容息！」

武臣乃聽之，遂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

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

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

只四五語，包括許多意，此敘事之妙。

又不如二句，此陳王言已言即免禍，陳王且立其兄弟或趙後，不予其武臣也。

此即張良說高祖封齊意。

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騫略上黨。一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閒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

養卒奇甚，太史公載之亦備至，爲御而歸，想見其時亦爲稱快。

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尙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結案。

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傍。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讎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

以上摹寫兩人
之交，以下悉指
其所爲相殺處
本末。

三前字相應。

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爲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乃求得趙歇，立爲趙王，居信都。一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歷、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覆應前。今王與耳且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

七死字相應，皆根剝頸交來。

鉅鹿之戰，詳項羽本紀而此復詳餘所以不肯爲前救鉅鹿處，以通篇只欲摹寫兩人之交故精神獨注於此。

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騫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爲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騫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傍，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閒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結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

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騫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騫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怨也臣深也！豈以臣爲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

兩望字相應。

兩人有郤，大略張耳先資陳餘，逮後各以權勢相傾，則其罪均耳。

楚王諸侯不平，豈獨耳餘哉？而餘客與餘之言，獨指張耳，以兩人之鬻深也，此點綴精神處，愈益怒本前陳餘怒來。

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一關鍵。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人多爲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爲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應前。而

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一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爲代王。陳餘爲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卽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泚水上。一篇結局。追殺趙王歇襄國。了餘案。

漢立張耳爲趙王。漢五年，張耳薨，諡爲景王。了餘案。子敖嗣立爲

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韞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趙相貫

此下附耳子敖傳。

高祖字皆誤。

事敗獨身坐，此他日所以由其不反也，正是能立然諾處。

誰白王不反，與下文白張王不反相顧應。
上既云轆車膠致與王詣長安矣，此復云與客

高趙午等，年六十餘，疑有衍。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乃怒曰：「吾王辱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傑竝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洿王爲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轆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

自銜鉗從來，豈
衍文邪？

連用三實字，太
史公亦爲白其
不反矣。

此喜字反應上
怒字。
此與田橫謝使
者語意相似。

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
笞數千，刺劓，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
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舉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
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
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篋輿
前，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
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
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
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應使泄公
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
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
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

使貫高謀逆者，高祖之過也；使張敖亡國者，貫高之罪也。

四相字相應，皆有意。

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脛，遂死。當此之時，名聞天下。一結張敖已出，接以尙魯元故，封爲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餘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爲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爲二千石。一張敖高后六年薨，子偃爲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爲魯元王。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爲樂昌侯，侈爲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卽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爲南宮侯，續張氏。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一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不待回顧通問也。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一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太史公一篇主意。

魏豹彭越列傳 論

此贊曲折，意甚奇，能言豪傑意中事，謂其喋血乘勝，功名聞天下，而身反不死，以甘囚虜，蓋志欲有爲也。其度二字不可解，升菴謂度其故亮，以此也，故屬下句。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一中材以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黥布列傳 全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伏後立布殺布案。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人有聞者，共俳笑之。布已論輸麗山，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

曰布常冠軍，曰布數有利，曰布數以少敗衆，曰布常爲軍鋒，皆於敘事中提掇其功。

連曰使布，曰今九江王布，曰徵兵九江，卽下文謂所與者獨九江王也。

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爲羣盜。一陳勝之起也，布迺見番君，與其衆畔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伏後改與番君婚案。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爲楚將，客迺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主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爲武信君，英布爲當陽君。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爲上將，范增爲末將，項籍爲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爲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爲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結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

連用不往，不佐，不敢往，既極狀布之囑強，方寫出項羽所以不擊布之故，何等次第。

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閒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爲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應前相當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爲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暗伏何說案。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

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迺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

強弱二字，何說主意。

和一作何。

此面三句，先擊布之情事，下面方一一破之。

舍也。之，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以

漢爲弱，此臣之所以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

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

宰迺言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

與楚和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

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彊，可以託國也。」破其與楚。項

王伐齊，身負板築，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爲楚軍

前鋒；今迺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應夫漢王

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

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

若是乎？應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

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開其與漢。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不義之名，

關鍵總在楚不
如漢一句上。

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
皋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閒以梁地，深
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
兵至滎陽成皋，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得解，故曰：『楚兵
不足恃也。』使楚勝漢，一轉文明切。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
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
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
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纔說出主意。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
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
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首尾文法相應。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
曰：「請奉命。」陰許，咩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方急責英布發兵，
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

詳次如畫。

觀何說詞與其
行事，絕是戰國
說客風度。

布大怒大喜，正
見高祖顛倒豪
傑處。

「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搆，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

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閒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迺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皋。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一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

吾方圖子之功，
與上折隨何之
功，文法相顧。

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迺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

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爲侍中，迺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

先兩下恐字，而此云自疑禍及身，敘事脈絡自實。

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迺赦賁赫，以爲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爲之奈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筴之計，可問。」上迺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

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迺立皇子長爲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省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閒，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會甄。布兵精甚，上迺壁庸城，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

前書立皇子長
爲淮南王，布未
滅而先立也。此
書立皇子長爲
淮南王，總敘討
功而帶言也不
嫌於複。
興滅二字關鍵。

首敘其困窮，次
以其杖劍封侯
王而裂疆里，及
報漂母與忘辱
已少年故云云，
乃纔波蕩耳。

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應前。以故長沙哀王使人給布，僞與亡，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遂滅黥布。應前相當刑。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封賁赫爲期思侯。諸將率多以功封者。精案。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爲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爲世大慘。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媚生患，竟以滅國。

淮陰侯列傳 全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虛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

長寄食，

實，伏後案。

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

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

伏後案。

竟

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

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

伏後案。

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

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

及項梁渡淮，

轉眼。

信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項梁敗，接又屬

項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

得知名。爲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

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謂斬壯士？」滕公奇其言，連用三奇字。壯其

貌，釋而不斬。與語，大悅之，言於上，上拜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

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暗伏沛公罵何案，連用九亡字。

滕公具眼人，卻
在蕭何前。

孰視之句，可見
有忍意。
兩怯字相喚應。

何追信時，正高祖所動心時當其心動則遂決之，故易入。

國士無雙，四字兩語。

模寫情事。

信度何等等字指滕公。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卽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卽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

匹夫之勇易見，
婦人之仁難言。

劉項興亡，具數
語中。

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啞叱咤，形容如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剗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

二東字，應前吾
意亦欲東句。

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

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卽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爲左丞

此兵法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

廣武之策絕工，而韓卻能反其策以爲二。

敘事中議論。

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爲河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闕與。一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閒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

摹寫信戰井陘
情狀殆盡。

非爲水上軍，不
可以致趙人之
空壁而逐利，非
拔旗幟而立漢

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閒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閒道葦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煇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伏後問案。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險阻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利而誘之。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弃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

三字疑衍。

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

幟，則成安君失利而還壁，信與趙相持之勢成，而其事未可知也。故信之此舉，謀定而後動，誠入虎口一舉而斃之矣。
信奇處全在拔趙旗幟上。

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亂而取之。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未了。諸將效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尙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

於是信問廣武君曰：接師事之。「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

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

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

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

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

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恐臣計

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鄙

下，身死泚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

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

榆美也。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

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罷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

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一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爲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閒，得黥布，走入成皋，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皋，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

漢王之閒入張耳韓信壁而奪其軍何也豈簞身出成皋後兵

已散，一則欲收耳。信兵以南抗楚，一則恐耳。信敵其兵折於楚，而生離心，故爲此計，易置諸將以示武邪？

此策亦與廣武相似。

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卽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卽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一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接上。卽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己，乃烹之而走高密，使使至楚請救韓信。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

亡城。齊爲主。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漢爲客。齊城

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

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

爲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

流，引軍半渡，擊龍且，詳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

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龍

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

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

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喚醒。

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若來佐我，乃欲

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

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

此怯字，直應篇首怯字。

躡足之謀，會兵垓下之策，皆所以疑帝之甚，而置信於死者。

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眞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

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尙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應上必字。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

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重在此句。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

「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閒。」信曰：「左右去矣。」通曰：

「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

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連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

霧集，魚鱗雜遝，燁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

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陰

揚楚。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

詳通說，稱楚而蔑漢是欲信反漢而興楚也。

楚人威震勇也，而迫西山勇困；漢王阻險智也，而敗傷智困。

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暗折漢距鞏維，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皋，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阻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

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

逼似國策。

其文略祖蔡澤。

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騫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泚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騫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

揣摩親切，發越慷慨。

此時信心略動，故太史公下且休將念二句，爲下文謀逆張本。

取譬反覆，極人情所難言，此文在漢初第一。

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

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

觀此，信豈庸庸武夫邪？

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乎？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爲巫。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客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應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應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袴下者，以爲楚中尉，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

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

如此心事，寫得
到髓。

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一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陳豨事疑出告變之語，考豨傳豨招致賓客，爲周昌所疑，一時懼禍，遂陷大戮，非素著反謀也。且已部署而曠日待豨報信，亦不知兵機矣，此必呂后與相國文致之者。

陳豨拜爲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命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弟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舍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聽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一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

必如此，乃是辯士。

多見評者以一二兩語囊括鄭重，或取其大者爲贊，不知贊在傳外，直補所不足。

信死亦何言？一篇首尾有生色。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竝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祖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

或寄鑿笑，非必如後人書法與史評也。

曰同里相親愛，曰同日生曰壯又相愛，復合言之為一段。曰常隨出入上下，曰常侍中，曰常從出入臥內為一段。曰莫敢望，曰莫及盧綰，曰莫如燕王為一段。詳次綰之見幸於漢，反覆照應，委曲有情。

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盧綰列傳

盧綰幸漢始末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一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一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一里中嘉兩家親相愛，復說。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一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一及高祖初起沛，盧綰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一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一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一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一綰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漢五年冬，以破項籍，迺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

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綰，爲羣臣缺望。及虜臧荼，迺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爲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迺立盧綰爲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

田儋列傳

全

文一串，似世家體，以能得人爲柱子，故首尾喚應。

儋自立爲齊王，立儋子市爲齊王；榮自立爲齊王；榮子廣爲齊王；橫自立爲齊王；此一傳綱領，且爲後兄弟

田儋者，狄人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一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詳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

三人更王句張本。

田氏兄弟情事凡十五轉。

斬手足則戚甚矣。今三田於楚趙無親，非特斬手足之戚也。而使秦得志，則墳墓齟齬，非但螻螿之害身也。故曰何故不殺？

破齊魏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儋死，一轉。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閒為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一不了語。而田榮怒齊之立假，二轉。迺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閒前來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為齊王，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

項梁既追章邯，接上。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

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三轉。趙殺田角，田閒，迺肯出兵。」楚懷王曰：

「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

齊曰：「螻螿手則斬手，螿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今田假、田角、田

閒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用事

者墳墓矣。」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

次諸田之所以
王與田橫之所
以獨不得王而
以反楚滅諸田
卒亡之故，如指
諸掌。

楚兵東走。一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一四

轉。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迺徙齊王田市

更王膠東，五轉。治卽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爲齊王，治

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

羽；項羽立田安爲濟北王，治博陽。一田榮以負項梁，六轉。不肯出兵助

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一項王

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七轉。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

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

田榮留齊王市，八轉。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而王

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卽

墨，還攻殺濟北王安。一於是田榮迺自立爲齊王，九轉。盡并三齊之地。

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平原人殺榮。項王遂

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齊人相聚畔之。一榮弟橫，十轉。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一立田榮子廣爲齊王，十二轉。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爲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一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十二轉。漢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重。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己，而亨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一楚龍且救齊，十三轉。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爲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贏下。一田橫亡走梁，十四轉。

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客中立，且爲漢，且爲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旣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爲齊假王，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爲皇帝，以彭越爲梁王。

田橫懼誅，十五轉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爲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爲亂，迺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卽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廢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

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迺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閒，形容尙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得人處。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尙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得人處。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結廕。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韓信田橫。蒯

通者，善爲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

史不爲通立傳，
乃論著於此。

謂五百人皆至
賢，無不善於籌
畫者，乃莫能圖
謀以存其國，何
哉？卽昌黎所謂
以五百人不能
脫劍鏃是也。

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
亡去。一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
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史記精華卷三終

中國現在積弱到極點了，內戰不止，強鄰壓迫，洋大人的勢力，在中國境內到處猖獗，中國的政治經濟，都受條約的束縛。凡此種種，都由於清代與外國訂立不平等條約所種下的因子，所以我們要明白與各國政治上經濟上糾紛的癥結，非要讀清史不可。

中華書局出版

清 朝 全 史

但 燾等編

並裝四冊 三元六角
精裝二冊 五元

本書內容精審，敘述翔實。曩因忌諱湮沒之事，無不博訪周考，載其本末；自建國滿洲起至宣統遜位止，尤注意於文物制度及海禁開後之變遷，讀之可瞭然於過去三百年之大勢及吾國致弱之由來。全書三十萬言，附寫真銅版五十四幅，為研究清代史實之佳構。

清 史 要 略

陳 懷 著
一冊 一元

陳先生此書，撙拾三百年來清代之史實，提要鉤玄，剪裁至為允當。內容分四大編：為崛起時期，隆盛時期，衰敗時期，滅亡時期。起明清嬗代，迄辛亥革命，他如重要之文書及條約，均擇要列入，至於傳說之紛紜，則辨其訛誤。可供研究史學者之參考，可用作大學課本，研究中國近代史者，允宜手此一編也。

清 史 纂 要

劉法曾編

一冊 一元

本書共分六章，將清代之演變，劃分為四大時期：自滿清勃起，明祚告終，鄭氏淪亡，三藩燬滅，是為崛起時期。康熙乾隆兩朝之享國久長，中間更以雍正帝之綜覈名實，於焉武功武治，日見進步，西域北邊，名王稽首，是為極盛時期。自嘉慶以至咸豐年間，內亂頻興，外侮復亟，是為衰弱時期。自是以後，國權日喪，中經甲申，甲午，庚子諸役，卒於辛亥年革命成功，清帝退位，是為改革時期。末章為清世文明史，關於地理之沿革，文化制度之變遷，以及民生之狀況等，均有詳細之敘述。

元明兩代史料

李思純著 元史學 (學史叢書) 第一冊八角

本書分四章：①爲元史學之嚮的，中述西侵歐洲，與傳播東方文化及於歐洲，使歐洲東來中國等史蹟；②爲過去之元史學及其史料，羅列宋、元、明、清及現代，更旁及日本、朝鮮、西方諸家著作；③爲元史學之各項問題，如史料源流，譯名繙音，文字簡，氏族支派，人種同化，年月差錯，地輿方位，神話軼聞等問題；④爲元史學之將來，指正洪鈞、柯劭忞、丁謙、李文田諸氏之誤點，詳爲補傳多種，以便考證。

元代雲南史地叢考

夏光南著 八角五分

本書組織先後一貫，以考證元代雲南政治、地理、民族、文化進展之各方面爲目的，而每章目爲段落。舉凡當日山川城鎮之阨塞，邊防交通之形勢，漢夷蒙回等族角逐之情形與分合遞遷之變化，政治及軍隊之組織，滇民宗教之信仰等，靡不詳爲敘述。對於元代西南社會之生活狀況，及各章選餘史料之可供參考者，則殿之以蠡測談。吾人欲強固邊疆，籌對敵之方策，必須將歷史重心，改置邊地，一洗舊史家重中夏輕四裔之迂見。

明代軼聞 林慧如編 五角

有明一代正史而外，傳其遺聞軼事之書絕少，林慧如君特輯是書，以餉讀者。內容計分八卷：①孤忠鑑，②義士傳，③名士志，④美人譜，⑤異人錄，⑥亂賊記，⑦技術史，⑧異物志。所敘故實，可歌可泣，亦莊亦諧，加之文筆生動，歷歷如繪，讀之，前代往事，有若親眼目觀，津津有味，愛不釋手，且搜羅廣博，選擇精當，分類又極清楚。既可作筆記讀，亦可作明代之野史觀。

中華書局出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7117B

標商冊註

